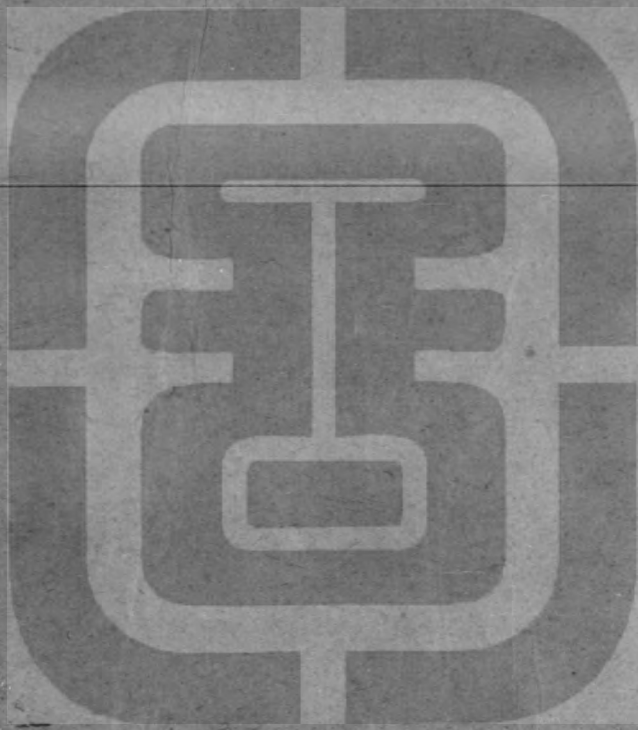


甲



甲

傳卷第八十二

元史一百九十五

翰林學士帝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李昂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王禕等奉

勅修

忠義三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
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
相封荆南王朶尔的斤之子也個儻好學曉音律初
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
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
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

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輒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閏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

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軍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忽都不花復勒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我益急又遣僞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囚之不遣明日奉國

元史傳卷三十一
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襄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叅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尔偽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尔忠義故來詔尔徒守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偽使者不荅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

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閏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絕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

受有膂力募為義兵尋戰敗為賊擒痛罵不屈賊焚
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
曰我為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
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
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
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
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
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
廷賜謚曰桓敏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
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諭之曰帝師天子素崇
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
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為歷官至侍
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
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
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
券信令入而不虞其為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
時變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糧以去執敬既
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
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

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調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柰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塗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填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

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太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衄遂阻歷諷權貴朝臣莫不畏慄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摘奸惡一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即脩築城壘旬月之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

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隔者往往遣兵復之
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叅政分省於贛
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
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華文才率兵圍贛使人
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曰探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
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
里不從遂自到事聞朝廷贈謚曰傲哀哈海赤守贛尤
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
者我也爾賊母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薦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
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
號爲難治鏜狀若尫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
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脩功臣
列傳擢翰林國史編脩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
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
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
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
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
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

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岩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荆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出募士兵得衆七萬復荆門又與四川行

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旣而蘄黃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泆賊衆奄至出鬪死其家殲焉一子桂山海牙懷印綬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

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尔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璽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

固守江浙行省遣叅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脩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斬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

綠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
述祖為賊所執械至其偽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
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
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朶兒留京師得
為平江路管軍鎮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
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
下皆勝尋又與賊鬪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
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
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

賊怒剖二人之腹而死

丑閻字時中蒙古氏登元統元年進士第累官京畿
漕運副使出知安陸府至正十二年斬賊魯法興犯
安陸時丑閻募兵得數百人帥以拒賊敗賊前隊乘
勝追之而賊自他門入亟還兵則城中火起軍民潰
亂計不可遏乃歸服朝服出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
閻猶喻以逆順一賊排丑閻下使拜不屈且怒罵賊
首不忍害拘之明日又逼其從亂丑閻疾叱曰吾守
土臣寧從汝賊乎賊怒以刀斫丑閻左脇斷而死賊
憤其不降復以布囊囊其屍舁置其家丑閻妻侯氏

出大哭且列酒肉蒲煎渴者令飲酒飢者令食肉以
紿賊之不防已至夜自經死事聞贈丑閭河南行省
叅知政事贈侯氏寧夏郡夫人立表其門曰雙節有
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素不知書湖廣爲寇陷阜
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
等豈可爲衆初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
乃縛諸十字木舁之以行而刳其肉三益罵不止抵
江上斷其喉委去其妻隨三號泣俯拾刳肉納布裙
中伺賊遠收三血骸脫衣裹之大泣投江而死
孛羅帖木兒字國賓高昌人由宿衛補官十三轉而

爲江東廉訪副使以選爲襄陽路達魯花赤至正十
一年盜起汝潁均州鄖縣人田端子等亦聚衆殺官
吏孛羅帖木兒將民兵捕斬之未幾行省廉訪司同
檄孛羅帖木兒以其所領兵會諸軍於均房同討賊
賊始退而穀城光化以急告即帥兵趨穀城而分遣
樊城主簿脫因等趨光化且遣使求糧於襄陽不應
遣同知也先不花促之又不應軍乏食不能行乃駐
于柴店復遣從子馬哈失力往告詞甚苦切廉訪分
司王僉事本路總管柴順禮怒其責望械之適紐貢
來獻光化所獲首級且言孛羅帖木兒在穀城與賊

相持未知存歿宜急濟其糧少緩恐弗及矣於是脫
二人械遣還而命也先不花與萬戶也先帖木耳率
數千人會孛羅帖木兒以討賊明年正月襄陽失守
也先不花等聞之驚潰孛羅帖木兒領義兵二百人
且戰且引至監利縣遇沔陽府達魯花赤咬住同知
三山安陸府同知燕只不花荆襄提舉相哥失力之
師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
餘人畀以軍號給以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
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陷乃議趨岳州就元帥帖桀
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揚湖港乘其不虞

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咬兒訊得其情
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梟賊將劉
萬戶許堂主等是日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
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孛羅帖木兒被重創
麾馬哈失力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馬哈失
力泣曰死生從敕父既而孛羅帖木兒被執賊請同
爲逆孛羅帖木兒怒罵之遂遇害馬哈失力帥家奴
求其尸復與賊戰俱没于陣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
彭庭堅字允誠温州瑞安人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
承事郎同知沂州爭毀牛阜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免

四
民橫急徵歛民甚便之俄以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遂
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寧路崇安縣尹起庭堅于
家屬金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關庭堅禦之有法寇不
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寧路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
堅率民兵克復建陽又進兵平浦城十二年攝僉都
元帥府事與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夾攻邵武庭
堅設雲梯火礮晝夜攻擊寇遁追斬渠兇董元帥鐵
和尚童昌邵武悉平總兵官江浙叅政章嘉上功于
朝陞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鎮邵武冬寇
陷建寧縣十三年庭堅統建陽崇安浦城三縣民兵次

泰寧寇懼請降復建寧縣還師邵武江浙行省檄庭
堅節制建寧邵武二郡諸軍十四年盜侵政和松溪
江南行臺中丞吳鐸督軍建寧檄庭堅至時鎮撫萬
戶岳煥隸麾下煥素悍縱卒為暴庭堅欲繩以法煥
懼使部卒乘其不備詐為賊兵突入交鋒衆皆潰庭
堅獨留不去遂遇害死年四十三故吏張椿儒士夏
志行江晃奉柩還崇安民哀泣如喪父母立祠像歲時祭
禱數降靈響旁邑立祠亦如之南行臺監察御史余
觀行部巡察獲其賊斬之為上其事贈中奉大夫福
建道宣慰使都元帥封忠愍侯

五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由湖廣省宣使歷永州
祁陽湖州烏程縣尹信州推官至正九年遷知福寧
州居三歲陞福建鹽運副使將行憲府以時方倣擾
留伯顏仍領州事未幾賊自邵武間道徧福寧乃與
監州阿撒都刺募壯兵五萬分扼險阻賊至楊梅嶺
立柵伯顏與子相馳破之賊帥王善俄擁衆直壓州
西門胥隸皆解散伯顏麾下唯白挺市兒數百人爾
伯顏射賊不復反顧賊以長鎗春馬馬仆遂見執善
說伯顏曰聞公有惠政此州那可無尹公爲我尹可
乎伯顏訶善曰我天子命官不幸失守義當死肯從

汝反乎善怒叱左右搯以跪弗屈遂毆之伯顏嚼舌
出血嚙善面罵曰反賊殺即殺何以毆爲吾民天民
也汝不可害大丞相親討叛逆百萬之師雷擊電掃
汝輩小醜將無遺種顧敢尔邪賊亦執阿撒都刺至
善厲聲責其拒闕噤不能對伯顏復唾善曰我殺賊
何言拒邪我死當爲神以殺汝言訖挺頸受刃頸斷
涌白液如乳暴屍數日色不變州人哭聲連巷賊旣
殺阿撒都刺欲釋相官之相詈曰吾與汝不共戴天
恨不寸斬汝我受汝官邪賊殺之相妻潘氏挈二女
爲賊所獲亦罵賊母子同死伯顏旣死賊時覩其引

兵出入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者起兵討賊乃望空嘯
曰王州尹王州尹宜率陰兵助我斬賊時賊正祠神
覩紅衣軍來以爲僞帥康將軍亟往迎之無有也四
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酋江二蠻福寧遂平事
聞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太原
郡侯

劉濬字濟川其先興州人曾祖海金進士第一入仕
至河南府尹死于國難子孫遂家河南濬由廉訪司
書吏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
王善寇閩官軍守羅源縣拒之羅源與連江接壤勢

將追濬妻真定史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識謂濬曰事
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於是盡出奩中物募壯士百
餘命仲子健將之浹旬間衆至數萬賊尋破羅源分
兩道攻福州濬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聞福州陷衆
多潰去濬獨帥健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陣斬前鋒
五人賊兵大至鏖戰三時頃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
之俱被獲濬忿戟手大罵賊縛濬階下先斫手一指
罵弥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且盡斫兩腕次及兩足
濬色不少變罵聲猶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健亦以
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斂濬屍瘞之健歸請兵於帥

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事聞贈濬福建行省檢校官授健古田縣尹官爲濬立祠福州北門外有司歲時致祭云

朶里不花字端甫蒙古人始爲宿衛官累歷顯要擢遼陽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陳友諒陷江西詔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與平章政事阿兒渾沙等分道進討遂泛海南下趨廣東駐師揭陽降土寇金元祐招復循梅惠三州之寇承制官其酋長俾治賊以給兵

食又別規粟四千石輸送京師自是英肇欽連諸郡皆附且治兵由梅嶺以圖江西而元祐有異志託以鎮服其土遮道固留先是制書命劉巨海僉廣東元帥府事未發元祐竊取易其名私畀徭賊劉文遠誘與偕亂事覺文遠伏誅而元祐及其弟元泰子榮竄匿不獲俄榮率外賊突入奪符信殺官吏變起倉卒衆莫能支朶里不花與參政楊泰元等勒兵拒戰而賊來益衆朶里不花爲鎗所中創甚其子達蘭不花率麾下力與抗死之朶里不花遂被執擁至太平橋罵不絕口遂爲賊殺其妻卜顏氏妾高麗氏在側不去

皆大罵曰我平章遇爾父子厚矣爾父子何暴逆至此亦皆遇害其部將哈乞吳普顏阿刺不花及不花等俱戰死

野峻台其父世延自有傳由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西行臺監察御史河西廉訪使轉黃州路總管湖廣既陷朝廷察其材升四川行省叅政命與平章咬住討賊咬住軍五千及分銳卒八百使野峻台爲前驅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是時歸峽等州皆爲賊所守野峻台破賊江上斬溺無筭已而歸峽平又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賊出陣清水門鏖戰至夕

賊退入城乃據其門咬住軍至黎明賊出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事聞贈榮祿大夫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涼國公諡忠壯

陳君用字子材延平人少負氣勇猛過人紅巾起江淮由撫旰入閩閩授君用南平縣尹給錢伍萬緡俾募千兵君用散家財繼之導官軍復建陽浦城等縣以功授同知建寧路事亡何賊圍福州君用率兵往援大敗賊衆廉訪僉事郭興祖佩君用明珠虎符使權同知副都元帥遂引兵踰北嶺至連江阻水而陣

君用曰今日不盡殺賊吾不復生還矣乃率壯士六十人徒涉斬殺賊稍潰既而復合君用大呼轉戰中槍而死事聞贈懷遠大將軍浙東道宣慰司同知副元帥輕車都尉潁川郡侯謚忠毅

卜理牙敦北庭人累官至山南廉訪使治中興中興為江漢藩屏卜理牙敦每按臨所部威惠翕然至正十二年寇犯中興卜理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賊稍退明日復擁衆來襲東門卜理牙敦力與之戰被執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前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黃反鬪力屈賊執之

使降上都大罵賊怒刺其腹剖其肉而死

潮海扎刺台氏由國子生入官為靖安縣達魯花赤至正十二年斬黃賊起潮海與縣尹黃紹同集義兵為禦賊計未幾賊兵數萬由武寧來寇紹赴行省求援潮海獨率衆與戰于象湖大破之乃起進士胡斗元塗淵舒慶遠甘棠等謀畫而以勇士黃雲為前鋒自二月至于八月戰屢捷擒賊將洪元帥而賊黨益盛黃雲戰死我軍挫衄潮海遂被圍尋為賊所執殺于富州子民安圖襲父職為本縣達魯花赤十三年帥衆敗走賊將復縣治十四年賊兵復至民安圖迎

戰力竭賊執而之紹字仲先臨川人登至正八年進士第以求援出靖安而道阻絕遇官軍護紹得入龍興而龍興亦被圍其後圍解紹乃與民安圍招諭叛境過建昌之高坪遇賊紹與戰不勝正衣冠怒罵為賊所害斗元字元浩靖安人至正十年領江西鄉薦第一下第署鰲溪書院山長賊至靖安掠斗元鄉里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守及潮海被執賊脅之使降斗元罵不屈乃以土埋其腰不死又縛置暗室斗元仆墻以出逃入深山狂罵而死雲撫州人寓靖安素以勇捷稱每接戰獨以身當敵嘗為數十人所圍即奮身躍出至是身中數十鎗噴血罵賊而死

魏中立字伯時濟南人由國子伴讀歷官至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賊既陷湖廣分攻州郡官軍多疲懦不能拒所在無賴子多乘間竊發不旬日衆輒數萬皆短衣草履齒木為杷削竹為槍截緋帛為巾襦弥野皆赤中立聞警即率丁壯分塞險要戒守備俄而賊至達魯花赤馬來出戰不能發一矢賊愈偪中立以義兵擊卻之已而賊復合遂為所執以紅衣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賊執歸斫水欲屈其從

已中立大罵不已遂被害未幾賊又犯信州信州總管于大本以土兵備禦賊首項甲破東門而入執大本至蘄水爲俘獻僞主釋其縛畀僞印一紐且命以官大本投印于地而指僞主痛詈之遂亦遇害大本字德中密州人始由儒學教諭入官云

傳卷第八十二

傳卷第八十三

元史一百九十六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棣等奉勅修

忠義四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倜儻有大志至正五年由國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調河南行省員外郎十一年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蘄黃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戰守之功爲多語在道童傳十六年除江西廉訪副使頃之召還授益都路達魯花赤遷山東廉訪使再轉爲中書參知政事十八年詔

與治書侍御史李國鳳同經略江南至建寧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而平章政事阿魯溫沙等皆夜遁國鳳時分鎮延平城陷遁去普顏不花曰我承制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既而大敗賊衆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再轉知樞密院事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毋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臣各爲其主不屈死之先是其妻阿魯真歷呼家人告之曰我夫受國恩我亦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家人莫不歎息泣下已而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妻女孫女皆隨溺焉是時有申榮者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父曰何爲榮曰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廢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閔本字宗先河內人性剛正敏給而刻志於學早歲
得推擇爲禮部令史御史大夫不夜竒本之才辟以
爲掾平反冤獄甚有聲擢御史臺照磨頃之遷樞密
院都事拜監察御史遷中書左司都事五轉爲吏部
尚書移刑戶二部皆以能見稱本素貧且有目疾嘗
上章乞謝事不允詔授集賢侍講學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
父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六尺軀苟活哉程氏曰
君能死忠我尚有愛於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
再拜大書于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

本死遂各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見本死呼天號
泣亦自縊於其傍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字聞善以材
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爲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
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者與太祖同事王
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
北方太祖使人追問之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
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改事帝
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此吾
祖之言也且吾祖生朔漠其言尚如此今吾生長中
原讀書國學而可不知大義乎况吾上世受國厚恩

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與其苟生不如死
遂赴井死其家人瘞之舍東悉以其書籍焚之爲殉
云

趙弘毅字仁卿真定晉州人少好學家貧無書傭於
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閔其志但使總其
事而不役焉嘗受經於臨川吳澄始辟翰林書寫再
轉爲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嘆息曰忠臣不二君烈女不二
夫此古語也我今力不能救社稷但有一死報國耳
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曰

今乘輿北奔我父子食祿不能効尺寸力吾父母已
死尚何敢愛死乎或止之曰我曹官卑何自苦如此
恭叱曰爾非我徒也古者忠義人各盡自心豈問職
之崇卑乎遂公服北向再拜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
七見恭死方大泣適隣媪數輩來相率出避曰我未
適人避將何之不聽媪欲力挽之女曰人生在世便
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衣帶自經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旣長覃思六
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
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即其地構師山書院

以處焉玉爲文章不事雕刻煅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玉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爵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携具餉之則從容爲之

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玉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黃暉字殷士撫州金谿人博學明經善屬文尤長於詩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遷太常博士轉國子博士陞監丞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二十八年京城旣破暉歎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面目見天下士乎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有詩文傳于世

柏帖穆爾字君壽蒙古人家世歷履無所考居官所
至以廉能著聲至正中累遷爲福建行省左右司郎
中行省治福州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壺
至城下柏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
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且陷吾必死於
是若等能吾從乎皆泣曰有死而已無他志也縊而
死者六人有十歲女度其不能自死則給之曰汝稽
顙拜佛庶保我無恙也甫拜即挈米囊壓之死乳媪
抱其幼子旁立以泣柏帖穆爾熟視之歎曰父死國

母死夫妾與女從父者也皆當死汝三歲兒於義何
所從乎爲宗祀計可也乃命媪抱匿旁近民舍而斂
金珠昇之曰即有緩急可以此贖兒命有頃兵入城
即舉燈自燃四圍窻火大發遂自焚死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性剛介事母至孝年四十
猶不仕或問之曰吾不忍舍吾母以去也以宿衛年
勞授行宣政院崇教三遷爲漳州路達魯花赤居三
年民甚安之時陳有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
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

大明兵旣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或以告迭里彌

實仰天歎曰吾不材位三品國恩厚矣其何以報乎
報國恩者有死而已亡何吏走白招諭使者至請出
城迂之迭里彌實從容語之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
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
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所佩刀刺喉中以
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時郡民相聚哭
庭中斂其屍葬東門外時又有獲獨步丁者回回人
舊進士累官僉廣東廉訪司事有呂復者為江西行
省左右司都事皆閑居寓福州而復以行省命攝長
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

士受國恩四十年今雖無官守然大節所在其可辱
乎以石自繫其腰投井死復亦曰吾世食君祿今雖
攝官若不以死報國則無以見先人于地下引繩自
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曰海魯丁者
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有膂力善騎射由
速古兒赤授利器庫提點再轉為資正院判官累遷
同知樞密院事遷翰林學士尋陞承旨賜虎符兼巡
軍合浦全羅等處軍民萬戶都元帥除大司農出為
嶺北行省右丞陞平章政事至正二十四年甘肅行

省以孛羅帖木兒矯弒皇后皇孫遣人白事平章政
事也速答兒即欲署諭衆榜朴賽因不花持不可曰
此大事何得輕信况非符驗公文卒不署榜既而果
妄傳會皇太子撫軍真寧承制拜朴賽因不花翰林
學士承旨遷集賢大學士又爲宣政院使遂拜中書
平章政事

大明兵逼京師詔朴賽因不花以兵守順承門其所
領兵僅數百羸卒而已乃嘆息謂左右曰國事至此
吾但知與此門同存亡也城陷被執以見主將唯請
速死不少屈主將命留營中終不屈殺之是時有張

庸者字存中温州人性豪爽精太乙數會世亂以策
干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授庸福建行省員外郎治兵
杉關頃之計事赴京師因進太乙數圖順帝喜之擢
祕書少監皇太子立大撫軍源命庸團結房山遷同
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
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
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
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筭初試吏於戶部
辟中書掾授戶部主事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復入

戶部爲貧外郎拜監察御史又入戶部爲郎中陞侍郎除京畿漕運使建議置司於通州重講究漕運利病著爲成法人皆便之除戶部尚書時國家多故財用空乏好禮能搏節浮費國家用度賴之以給拜參議中書省事遷治書侍御史出爲遼陽行省左丞未行留爲樞密副使至正二十年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時京師大饑天壽節廟堂欲用故事大譙會好禮言今民父子有相食者君臣當修省以弭大患譙會宜減常度不聽乞謝事乃以集賢大學士致仕給全俸家居擴廓帖木兒扈從皇太子還京輸山東粟以遺

朝貴饋好禮麥百石好禮不受二十七年復起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特封趙國公大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不肯行昇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是日中書參知政事郭庸亦昇至齊化門衆叱之拜庸曰臣各爲其主死自吾分何拜之有語不少屈而死庸字允中蒙古氏由國學生釋褐出身累遷爲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同列劾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喪師左遷中興總管府判官

元史傳卷之三
九
其後也先帖木兒以罪黜召拜監察御史累轉參政
中書其節義與好禮並云

傳卷第八十三

列傳卷第八十四

元史一百九十七

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濬

勅修

孝友

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今觀史氏之所載其事親篤孝者則有臨江劉良臣汴梁陳善同官強安瀋州高守質安豐高澤鞏昌王欽

脩武真思忠榆縣王士寧河南朱友諒泉州葉森寧
陵呂德汲縣劉淇建昌鄭佛生堂邑張復亨保定邢
政寧夏趙那海臨潼任居敬隴西周慶徐德興汝寧
李從善華州要敬色目氏沙的其居喪廬墓者則有
太原王構萊州任梓平灤王振北京張洪範登封王
佐下蔡許從政張鏖富平王賈僧鄭州段好仁趙璧
薛明善張齊汴梁韓榮劉斌張裕何泰史恪高成鄧
孝祖李文淵杜天麟張顯祖涇陽張國祥延安王旻
東昌張翬永平梁訥高唐鄭榮劉居敬同州趙良南
陽周郁陳介劉權大同高著江郁毛翔歸德葛祥張

德成張遜王珪劉弼汲縣徐昌祖真定宋貞王世賢
晉寧史貴保定耿德溫張行一賈秉實張勗河南王
宗道孫齋夾谷天祐趙州趙德隆安豐王德新石思
讓翼寧何溥大都王麟李簡華陰李寧屈秀懷慶侯
榮丁用郭天一耀州王思中牟閻讓曹州鄧淵呂政
徐州胡居仁張允中衛輝王慶福建朱虞龍隨州高
可燾濟寧魏鐸武康王子中淮安翟諛汶上趙恒須
城許時中衡山歐陽誠復江陵穆堅薊州王欽定陶
元顯祖絳州姚好智宿州孫克忠集慶傅霖濟南宋
懷忠牟克孝汝寧張郁泉州黃道賢谷城王福解州

靖與會般陽戴貞兗州王治沔陽徐勝祖興中石抹
昌齡峽州秦桂華蒙古色目氏納魯丁赤思馬改住阿合
馬拜住木八剌玉龍帖木兒鎖住唐兀歹晏只哥李彛羅
歹塔塔思歹其累世同居者則有休寧朱震雷池州方
時發河南李福真定杜良華州王顯政建寧王貴甫
句容王榮周成鄆陵夏全保定成珪開平溫義大同
王瑞之平江湯文英鄜州貞從政江州范士奇涇州
李子才宿州王珍其散財周急者則有河南高頴和
台州程遠大潭州湯居恭李孔英建康湯大有吉州
劉如翁巖用父高唐孟恭松江管仲德章夢賢夏椿

江陵陳一寧中興傳文鼎永州唐必榮濟南李恭寧
夏何惠月天子皆嘗表其門閭或復其家故援唐史
之例具列姓名於篇端擇其事蹟尤彰著者復別爲
之傳云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
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
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卧疾
夜燃長明燈室中火延籬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
火已熾煙燄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
飢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二

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闖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鬻歲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教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

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歛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旣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

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甯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田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閭稱焉潭州萬戶移刺瓊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鑿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

疾剗股旌其家

畢也速答立迷裏氏家秦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踴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鳥集其冢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爲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汀州寧化

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並賜褒表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交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

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墓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

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邵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爲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俟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三丈餘張子夔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墓所篩細土爲墳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爲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

辭又有娥眉趙國安解州張琛南陽李庭瑞息州移
刺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爲
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怜其叔清家貧密以分契詣神
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張本東昌荏平
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嘗病本晝夜不去
側復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張慶真定人善事
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饍豐
備過於所生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
江淮父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第

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母以諸喪序列附於
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毓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
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
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歎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
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毓長兄瑞早世嫂劉
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選繼歿嫂王氏毓
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終事
姑毓妹贅王佑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
又謂孝支節義萃毓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
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鬻痕隣里
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
以狀聞于官表其間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
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于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
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
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
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
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
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
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
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爲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
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
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
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
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
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

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已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爲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皆爲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

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十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鄉里差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章卿孫蜀人本劉氏幼爲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鮫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李鵬飛池州人生母姚氏爲嫡母不容改嫁爲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

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鑿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
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家方疫鵬飛起之遂迎
還奉養久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攜子
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閭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
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
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澤國太夫人曰一德
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
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
不幸則永爲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

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
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塋二柩畢欲少
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
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
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簿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
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
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大夫人勞一
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
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令吾家業旣喪而復存者皆
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

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

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褒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刀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爲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殺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

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頽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爲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寇昏喪葬必稽未喜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宦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唯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

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軻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

楊倅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倅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倅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塋之日大雨獨倅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塋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倅獨廬墓上負土爲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治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濱諸祠途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

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塋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爲縛草舍庇之前後居廬六年兩髀俱成濕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未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扈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

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臥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星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大寧人性剛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弃其親逃去數年

其親患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賣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塋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塋不能塋者五十餘喪焚逋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宗祀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榻猶
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
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
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
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
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痊後年七十五
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
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
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
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
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柴郁陳舜咨皆能
孝友以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
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
丙與子慈亟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
火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
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投谿擁

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鉦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
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尹莘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
怪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
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
莘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
天曰莘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為人子若此何以
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又有
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
死血冷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

身代之母遂愈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藥日嘗痢以
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已年延之並痊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
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
讓乃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
旌之

劉通亳州譙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
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
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
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鑑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

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舅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舅九歲賣錫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舅無貲命鑿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噐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痊至順三年表其門

社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為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

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仁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叙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仁古海牙母從之仁古海牙遂告蔭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閭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那海為奧魯官自以嘗遠仕不得養

其親即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那海能義
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
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停柩四
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塋載柩渡江潮波方
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
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塋時
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
復合雨注數日不止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塋之
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炷艾燃腕火熾雨止既塋廬於

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鷹房府案牘親老辭
歸侍養墜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柏父喪過哀侍母馮
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爲食而營奉甘旨無乏
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
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項中一劍
不去母驚悸而歿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

問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
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

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
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母令他兄弟知也汝道
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
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
之母卒哀毀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
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已子鄉
人劉顯等貧無以爲生汝道割已田各界之使食其
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
市瓜及攜米歷戶饋之或曰癘氣能染人勿入也不
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槨槨人
咸感之嘗出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
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爲請旌其家

列傳卷第八十四

傳卷第八十五

元史一百九十八

翰林學士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高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禕等奉勅修

孝友二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濡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黃贊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贊

江南時貧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貧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贄贄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爲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窆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父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贄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

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
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
號泣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颶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
歿居喪盡禮竈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
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
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嘗禱
父之不效思孝方欲割股肉爲糜以進忽夢寐間恍

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
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
兼哀慕幾絕旣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
躬自樵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
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慙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實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
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
小刀於右脇傍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
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搏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毀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珎叔母

光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爲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忽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旣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徃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黃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

也匿姓名爲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爲父即往拜之具
言家世及已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
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
不去何爲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
徒謂虛明日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
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魯德漁陽人宗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
娶左氏仲祥遊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
陷襄陽遂失左氏德徧徃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
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字克昌絳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
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
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
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
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黃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
以疾去旣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
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
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
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歿果符一紀之

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黃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毋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毋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潁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
粵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
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毋姬氏方卧病
賊突入卧內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
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毋喪哀毀骨
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
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
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
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

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
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
若等衆聞皆愕貽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
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
有斯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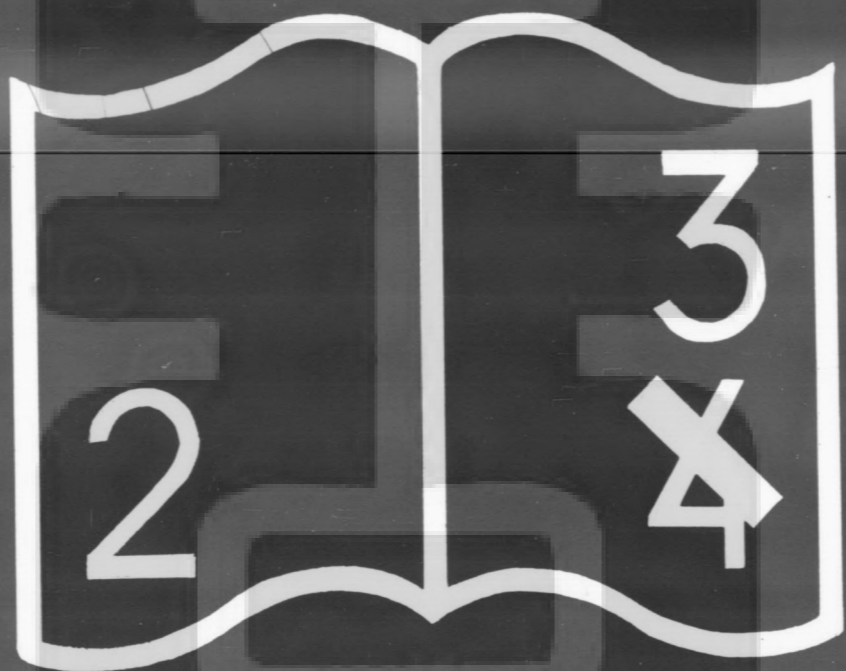
陽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
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水我疾乃可
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水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
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水漸也亟取以奉母
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
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栢村
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
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
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
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
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末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值亂兵掠鄉里
求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求負父匿山谷中亂兵
執其父欲殺之末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末而

釋其父

王克已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已負土築墳廬於
墓側貌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已獨守墓不去
家人呼之避兵克已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
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經形容
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
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
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
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



编码错误

应“元史一百九十九”

元史卷八十五
八
憐其孝不忍殺父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焉

傳卷第八十五

列傳卷第八十六

元史一百六十七

翰林學士薛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旨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陸棨等奉勅修

隱逸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為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遁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

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徃徃而有今撫其可傳者作隱逸傳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

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以謂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後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

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

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原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社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

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於巳閉於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着于篇云舉東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率家奴

劫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減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帥紇石烈牙兀斛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於庭帥大竒之旣而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丞顏盩石魯與細民爭田叅知政事徒單兀典譎事近習皆當罷黜

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白撒搆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于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里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未遂丘園之責俄興窳窳之悲可復賜前號以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曆年係事

記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採荒策大奇之及入爲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

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
召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宮使者致
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
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
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
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
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平
居書冊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曆度數靡不通究尤
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
者稱爲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

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幼聰慧外家
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旣長
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
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先後
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
長於叙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
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
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
薦之前後章凡九上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
三史右丞相脫脫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

長史力辭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判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各一卷弊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弟忠信為本辭溫氣

和聞者莫不油然而感悟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諭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轍善為文章吳澄嘗叙其集曰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脩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揭傒斯稱其幽茂踈澹可比盧摯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

辟薦相望終身不為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為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穎拔以古學自任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讎其學弘深該博廣平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搆同郡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枉聘為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

補遺十卷通鑑綱目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心宋末為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為儒學官不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於紫霞山中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為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為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宗欲起兵陝西

元史傳卷之六
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若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母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祕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為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秦不華舉恪為平陽沁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為授經郎恪遂陽為瘖瘂不就恪好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為本恪曰以敬為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

家奴為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傳卷第八十六

列傳卷第八十七

元史二百

翰林學士亞史知制誥蕭修國臣宋濂翰林待制承高同知制誥蕭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列女

崔氏

周氏

楊氏

胡烈婦

關文興妻

郎氏

秦氏二女

焦氏

趙孝婦

霍氏二婦

王德政妻

只魯花真

段氏

朱虎妻

聞氏

馬英

馮氏

李君進妻

朱淑信

葛妙真

王氏

張義婦

丁氏

趙美妻

脫脫屋

趙彬妻

貴哥

臺叔齡妻

李智貞

蔡三玉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闈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

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徃徃自放於邪僻矣苟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錄而弗敢略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不能盡書采其尤卓異者具載于篇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苟生受辱與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崔氏周朮忽妻也丁亥歲從朮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朮忽以使事在

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軍吏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賢婦然令不敢違命崔自揜袖吏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木忽會木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服皂布弊衣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悉以資產遺親舊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又比古烈婦云

周氏灤平石城人年十六適李伯通生一子名易金未伯通監豐潤縣國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終周氏與易被虜謂偕行者曰人苟愛其生萬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塹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體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間關至汴績緝以自給教易讀書有成

揚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揚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奪嫁之揚氏號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還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揚氏

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遂與夫共葬焉

胡烈婦渤海劉平妻也至元七年平當戍棗陽車載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銜平去胡覺起追及之持虎足願呼車中兒取刀殺虎虎死扶平還至季陽城求醫以傷卒縣官言狀命恤其母子仍旌異之至大間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爲所噬曳之升山父大呼女識父聲驚趨救以父所棄鋤擊豹腦殺之父乃得生

關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給賊曰俟吾葬夫即汝從也賊許之遂脫得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中死至順三年事聞贈文興侯爵謚曰英烈王氏曰貞烈夫人有司爲立廟祀之號雙節云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歿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弃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剖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

美之又有東平鄭氏大寧杜氏安西楊氏並少寡守志割體肉療姑病

秦氏二女河南宜陽人逸其名父嘗有危疾醫云不可攻姊閉戶默禱鑿已腦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欲絕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甦孫氏女河間人父病癩十年女禱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膿血旬月而愈許氏女安豐人父疾割股啖之乃痊張氏女廬州人嫁爲高屋妻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視州縣各以狀聞褒表之

焦氏涇陽袁天祐妻也天祐祖父始皆從軍役祖母

楊氏母焦氏並家居守志至元二十三年天祐復從征死甘州妻焦氏年少宗族欲改嫁之焦氏哭且言曰袁氏不幸三世早寡自祖姑以來皆守節義豈可至吾而遂廢乎吾生爲袁氏婦死則葬袁氏土爾終不能改容事他人也衆不敢復言周氏澤州人嫁爲安西張興祖妻年二十四興祖歿舅姑欲使再適周氏弗從曰妾家祖父皆早世妾祖母妾母並以貞操聞妾或中道易節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夫忘故夫不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妾不爲也遂居婆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無違禮其父與外祖皆無後葬

祭之禮亦周氏主之有司以聞並賜旌異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傭織於人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糲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不諱無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隣失火時南風烈甚火勢及孝婦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哭曰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苦莫大焉言畢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為孝感所致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鄉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

失節妾不忍為也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鄉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宜相好焉今娣既留妾可獨去乎願與共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若是吾何言哉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又有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一婦俱少寡誓不他適戮力蠶桑以養舅姑事聞並命褒表

王德政妻郭氏大名人少孤事母張氏孝謹以女儀聞於鄉及笄富貴家慕之爭求聘張氏不許時德政

教授里中年四十餘貌甚古陋張氏以貧不能教二子欲納德政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然郭氏慨然願順母志既緡與德政相敬如賓囑教二弟有成未幾德政卒郭氏年方二十餘勵節自守甚有貞名大德間表其家

只魯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養舅姑逾二十五年舅姑歿塵衣垢面廬于墓終身至元間旌之其後又有翼城宋仲榮妻梁氏舅歿負土為墳懷孟何氏大名趙氏並以夫歿守志養舅姑以壽終親負工築其墳高三丈餘

段氏隆興霍榮妻也榮無子嘗乞人為養子榮卒段氏年二十六養舅姑以孝稱舅姑歿榮諸父仲汶貪其產謂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歸宗汝無子宜改適霍氏業汝無預焉段曰家資不可計但再醮非義尚容妾思之即退入寢室引針刺面墨漬之誓死不貳大德二年府上狀中書給羊酒幣帛仍命旌門復後如制又有興和吳氏自刺其面成紀謝思明妻趙氏自髡其髮真寧田濟川妻武氏漂水曹子英妻尤氏嚙指滴血並誓不更嫁各以有司為請旌之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

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師太醫提點師甲乞歸
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母子三人以裾相結連晝
夜倚抱號哭形貌銷毀師知不可奪釋之茅氏託居
永明尼寺憂憤不食卒

閻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
少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氏哭曰一身二夫
烈婦所耻妾可無生可無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
令誰視也即斷髮自誓父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父
病風且失明聞氏手滌溷穢不急時漱口上堂舐其
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

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鄉里嘉其孝爲之語曰欲學
孝婦當問俞母又有劉氏渤海李伍妻也少寡父母
使再醮不從舅患疽劉禱于天數日潰吮其血乃愈
既而親挽小車載舅詣岳祠以荅神貺

馬英河內人性孝友父喪哀毀二兄繼歿英獨事母
甚謹又奉二寡嫂與居使得保全齋節及喪母卜地
葬諸喪親負土爲四墳手植松柏廬墓側終身趙氏
女名玉兒冠州人嘗許爲李氏婦未婚夫死遂誓不
嫁以養父母父母歿負土爲墳鄉里稱孝焉

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宦家女山陰縣尹山東李

如忠繼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篤謂馮曰吾已矣其柩汝何馮氏引刀斷髮自誓不他適如忠歿兩月遺腹生一子名伏李氏及蒙古氏之族在北聞如忠歿於官家多遺財相率來山陰馮氏方病乘間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馮不與較一室蕭然唯餘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隣里不忍聞久之鬻衣權厝二柩戢山下携其子廬墓側時年始二十二羸形苦節爲女師以自給父母來視之憐其孤苦欲使更事人馮爪面流血不肯從居二十年始護喪歸葬汶上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嘆息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卜葬將發引親戚隣里咸會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吾得從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撫棺大慟嘔血并許即仆于地死衆爲歛之與夫連柩出葬送者數百人莫不洒泣移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旣葬廬墓側悲號不食死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君幸自寬脫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

棺歛葬焉又有雷州朱克彬妻周氏大都費巖妻王氏買哥妻耶律氏曹州鄭臘兒妻康氏陝州陳某妻別娥娥大同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晉州劉恕妻趙氏冀寧王思忠妻張氏饒州劉楫妻趙氏東平徐順妻彭氏大寧趙臙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古城魏貴妻周氏任城郭灰兒妻趙氏棗陽朱某妻丁氏葉縣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灤州裴某妻董貴哥成都張保童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楊某妻盧氏蒙古氏太木妻阿不察相兀孫妻脫脫真

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悉命褒表或賜錢贈謚云

朱淋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淨幼哭父雙目並失明及長擇偶者不至家貧歲凶母子相依以苦節自厲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身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畏吾氏三女家錢塘諸兄遠仕不歸母思之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斷髮誓天終身不嫁以養母同力侍護四十餘年母竟以壽終事上並賜旌

異

王氏燕人張買奴妻也年十六買奴官錢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髮步往奠之伏墓大慟欲絕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闋舅姑謂之曰吾子已歿新婦年尚少宜自圖終身計毋徒淹吾家也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於張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豈可復履他人門乎固不從榮居三十年貞白無少玷又有馮翊王義妻盧氏睢陽劉澤妻解氏東平楊三妻張氏並守志有節命旌其門張義婦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

零成福寧未幾死成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九四割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歎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以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水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于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

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復其役

丁氏新建鄭伯文妻也大德間伯文病將歿丁氏與訣曰妾自得侍巾櫛誓與偕老君今不幸疾若是脫有不諱妾當從但君父母已老無他子婦侍養妾苟復自亡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則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餘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負君於冥冥也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喪哀毀服既除父母屢議奪嫁之丁氏每聞必慟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苟生

有他志也與良人約將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無恙妾可棄去而不信於良人乎父遂止舅姑嘗病丁氏夙夜護視衣不解帶及死喪葬盡禮事上表其門白氏太原人夫慕釋氏道棄家爲僧白氏年二十留養姑不去服勤績紝以供租賦夫一日還迫使他適白斷髮誓不從夫不能奪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營葬畫姑像祀之終身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人王氏曰婦義無再醮且舅姑在妾可棄而去耶舅姑乃欲以族姪與

繼婚王氏拒不從舅姑迫之力王氏知不免即引繩自經死李冬兒甄城人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三從信歿服闋父母呼歸問之曰汝年少居孀又無子何以自立吾爲汝再擇婿何如冬兒不從詣從信家哭欲縊墓樹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還從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經死李氏濱州惠高兒妻也年二十六高兒歿父欲奪歸嫁之李氏不從自縊而死

脫脫左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欲以本俗制收繼之脫脫左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左恚且罵曰

汝禽獸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見汝父地下二子慙懼謝罪乃析業而居三十年以貞操聞王氏成都李世安妻也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顯欲收繼之王氏不從引刃斷髮復自割其耳創甚親戚驚嘆爲醫療百日乃愈狀上並旌之

趙彬妻朱氏名錦哥洛陽人也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執逼與亂朱氏拒曰我良家婦豈從汝賊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脫即給謂之曰汝幸釋我舍後井傍有瘞金當發以遺汝兵信之乃隨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歲女躡身赴井中

死是歲又有偃師王氏女名安哥從父避兵印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見安哥色美驅使出欲污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並表其廬

貴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率車騎至其家迎之貴哥度不能免令婢僕以飲食延卯罕於廳事如廐自經死

臺叔齡妻劉氏順寧人也粗知書克修婦道一日地震屋壞壓叔齡不能起家復失火叔齡母前救不得欲就焚叔齡望見呼曰吾已不可得出當亟救吾母

劉謂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復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滅家人得二屍爐中猶手相握不開官嘉其烈上于朝命錄付史臣

李智貞建寧浦城人父子明無子智貞七歲能讀書九歲母病調護甚謹及卒哀慟欲絕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鄉里稱為孝女父嘗許為鄭全妻未嫁從父客邵武邵武豪陳良悅其慧強納采求聘智貞斷髮拒之且數自求死良不能奪卒歸全事舅姑父母皆有道泰定間全病歿智貞悲泣不食數日而死

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起漳州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獨偕夫妹出避隣祠中盜入斫夫妹見三玉美不忍傷與里婦歐氏同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迫妻之三玉佯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而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廣瑞識爲女收斂之歐氏脫歸言狀有司高其操爲請表之乃命旌門復役仍給錢以葬

列傳卷第八十七

傳卷第八十八

元史二百一

翰林學士雷英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勅修

列女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徙家京師用疾蘇氏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葬事忽二蛇躍出德政因默禱焉二蛇一東一北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

旌復其家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良於行林氏旦暮扶持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百三歲而卒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及門未合卺夫忽以癘疾卒范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森江道如己子卒年九十五有柳氏者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久而不至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啣其母以走姚倉卒往逐之即以手歐其脇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置之而去姚負母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者建寧人寧樾田勝娘饁之見一虎方攫其夫勝娘即棄饁奮挺連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爲旌

復其家

衣氏汴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有司給以棺木衣氏給匠者曰可寬大其棺吾夫有遺衣服欲盡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具鷄黍祭其夫家之所有悉散之隣里及同居王媪曰吾聞一馬不被兩鞍吾夫既死與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剄死有侯氏者鈞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語人曰年少夫亡婦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亂離如此其能免乎遂縊死於墓又周經妻吳氏郭惟辛妻郝氏陳輝妻白氏張頑住妻杜氏程二妻成氏李貞妻武氏暗都刺妻

張氏並

忍獨生自縊而死事聞咸旌異之

湯輝妻張氏處州龍泉人會兵亂其家財先已移入山砦夫與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張歸任藥膳且以輿自隨既而賊至即命以輿載其舅而已遇賊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懼污即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又湯媿者亦龍泉人有姿容賊殺其父母以刃脅之媿不勝悲咽乞早死因以頭觸刃賊怒斫殺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俞士淵妻童氏嚴州人姑性嚴待之寡恩童氏柔順

以事之無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賊陷威平官軍復之已乃縱兵剽掠至士淵家童氏以身蔽姑衆欲汚之童氏大罵不屈一卒以刀擊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斷其右臂罵猶不絕衆乃皮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張氏女高郵人城亂賊知張女有姿艷叩其家索之女方匿複宇間賊將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賊賊即伏地呼其父母爲丈人媪而以女行女欣欣然從之過橋投水死有高氏婦者同郡人也携其女從夫出避亂見道旁空舍入其中脫金纏臂與女且語

夫令疾行夫望女稍遠乃解足紗自經賊至焚其舍夫抵儀真夜夢婦來告曰我已縊死彼舍矣其精爽如此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聞病者糞苦則愈乃嘗其糞頗甘王氏色愈憂士玄囑王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護之待此子稍長即從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爲出此言耶設有不諱妾義當死尚復有他說乎君幸有兄嫂此兒必不失所居數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側蓬首垢面哀毀逾禮常以妾子置左右飲食寒

元史傳卷之六
四
暖惟恐不至歲餘妾子亦死乃哭曰無復望矣屢引
刀自殺家人驚救得免至終喪親舊皆携酒禮祭士
玄于墓祭畢衆欲行酒王氏已經死於樹矣又有王
氏者良鄉費隱妻也隱有疾王氏數嘗其糞及疾篤
囑王氏曰我一子一女雖妾所生無異汝所出也我
死汝其善撫育之遂沒王氏居喪撫其子女既而子
又死服除謂其親屬曰妾聞夫乃婦之天今夫已死
妾生何爲乃執女手語之曰汝今已長稍知人事管
鑰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慟哭是夜縊死於園中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畧

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
青田賊寇浦城徐氏從嗣源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
害嗣源徐氏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
氏徐氏語父曰兒義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賊拘
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
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競出
之既而乘間復投水死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隨其夫避亂
麻鷺山中爲賊所得脅之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殺
汝毛氏曰寧剖我心不願汝金賊以刀磨其身毛氏

因大詈曰碎髑賊汝碎則臭我碎則香賊怒劓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賢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餘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賊至欲虜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義門豈能從賊以辱身乎於是闔門三百餘口俱被害

李順兒者許州儒士李讓之女也性聰慧頗涉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賊陷鈞州密邇許昌父謂其母曰吾家以詩禮相傳此女必累我女聞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難勿以我爲憂須臾於後園內自經而死

吳守正妻禹氏名淑靖字素清紹興人至正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門淑靖嘗從容謂守正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汚此身也是年夏盜陷崇德淑靖倉皇携八歲女登舟以避有盜數輩奔入其舟將犯淑靖淑靖乃抱幼女投河死黃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寇杭州其女臨安奴倉皇言曰賊至矣我別母求一死也俄而賊驅諸婦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爲我看守日暮我當至也朱氏聞之懼受辱遂與女俱縊死妾馮氏見其母子已死嘆曰我生何爲徒受辱耳亦自縊

死繼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與乳母湯氏皆自縊及暮賊至見諸屍滿室執仲起將殺之哀求得脫賊遂盡掠其家財而去

焦士廉妻王氏博興人養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貴作亂官軍競出虜掠王氏被執給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共取也信之隨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我已得死所矣實無藏金汝可於此殺我乃與妾杜氏皆遇害又有趙氏者平陽人年二十未嫁寇亂趙被驅迫以行度不能免給賊曰吾取所藏金以遺汝賊信之遂還投于廁而死

陳淑真富州陳壁之女壁故儒者避亂移家龍興淑真七歲能誦詩鼓琴至正十八年陳友諒寇龍興淑真見隣嫗倉皇來告乃取琴坐牖下彈之曲終泫然流涕曰吾絕絃於斯乎父母恠問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賊至其居臨東湖遂溺焉水淺不死賊抽矢脅之上岸淑真不從賊射殺之時同郡李宗頤妻夏氏名婉常亦儒家女與女匿居後圃中賊至挾其女共投井死

秦閨夫妻柴氏晉寧人閨夫前妻遺一子尚幼柴氏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閨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

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女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閨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為賊驅迫在圍中既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為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免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時人皆以爲難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也先忽都蒙古欽察氏大寧路達魯花赤鐵木兒不花之妻以夫恩封雲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寧至正十八年紅巾賊至也先忽都與妾王蓮走尼寺中爲賊所得令與衆婦縫衣拒不肯爲賊嚇以刃也先忽都罵曰我達魯花赤妻也汝曹賊也我不能爲針工以從賊賊怒殺之王蓮因自縊者九三賊併殺之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兒年十四與父出城見執于賊完者拜哭請以身代父死賊愛完者姿秀遂挈以從

久之乃獲脫歸訪母屍并玉蓮葬焉

呂彥能者陵州人至正十八年賊犯陵州彥能與家人謀所往其姊久嫠居寓彥能家先曰我喪夫二十年又無後不死何爲苟辱身則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劉氏語彥能曰妾爲君家婦二十八年茲不幸逢亂離必不負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彥能二女及子婦王氏二孫女皆隨劉氏溺井一門死者七人

劉公翼妻蕭氏濟南人有姿色頗通書史至正十八年聞毛貴兵將壓境豫與夫謀曰妾詩書家女誓以冰雪自將儻城陷被執悔將何追妾以二子一女累

君去作清白鬼於泉下耳夫曰事未至何急於此居亡何城陷蕭解條自縊死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卧于床者數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二年兵火延其里隣婦強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因給之曰我夫旣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

既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又諸暨蔡氏者王
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張士誠陷諸暨蔡氏避之長
寧鄉山中兵猝至有造紙鑊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趙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之姪女也至正十九
年紅巾賊陷遼陽洙時爲儒學提舉夫婦避亂匿資
善寺洙以叱賊見害許氏不知也賊甘言誘許氏令
指示金銀之處許氏大言曰吾詩書冠冕故家不幸
遇難但知守節而死他皆不知也賊以刃脅之許氏
色不變已而知其夫死因慟哭仆地罵聲不絕口且
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賊吾女兄弟亦死賊今吾夫又

死焉使我得報汝當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見許氏死
狀哀其貞烈賊退與洙合葬之

張正蒙妻韓氏紹興人正蒙嘗爲湖州德清稅務提
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蒙謂韓氏曰吾爲元朝
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果能死於忠吾必能死於
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旣死吾何
以獨生亦投崖而死又何氏者處之龍泉縣季銳妻
也因避兵于邑之繩門巖賊至何氏被執欲污之乃
與子榮兒女回娘投崖而死

劉氏二女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龍興人皆

未許嫁陳友諒寇龍興其母泣謂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樓相繼自縊婢鄭奴亦自縊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願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死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李仲義妻劉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縣大饑

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仲義弟馬兒走報劉氏劉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於兵曰所執者是吾夫也乞矜憐之貸其生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可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聞者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寧人至正二十年賊陷冀寧申語弘益曰君當速去勿以我婦人相累若賊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訖投井死弘益既免於難再娶

安氏居二歲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時年三十泣謂諸親曰女子一適人終身不改不幸夫死雖生亦何益哉乃竊入寢室膏沐薰裳自縊于柩側

鄭琪妻羅氏名妙安信州弋陽人幼聰慧能暗誦列女傳年二十歸琪琪家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氏執婦道無間言琪以軍功擢鉛山州判官羅氏封宜人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羅氏度弋陽去州不遠必不免於難輒取所佩刀淬礪令銛甚琪問何爲對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爲自全計耳已而兵至羅氏自刎死時年二十九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適人至正二十年鄉民作亂如砥與女避于邑西之客僧嶺女爲賊所執賊曰吾未娶當以汝爲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豈能從汝耶賊遂殺之如砥時爲紹興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沒徐氏守節不再醮至正二十年鄉民爲亂避難于牛囤山爲賊所執驅迫以前徐給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時年十八

柯節婦陳氏者長樂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在縣郭陳氏出避賊道與賊遇被執以

行陳氏且行且罵賊亂捶之挾以登舟罵不已忽振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該曰吾豈夢耶既有自賊中歸者言陳氏死狀乃知其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止石梁岸傍時盛暑屍已變其夫驗其背有黑子乃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李馬兒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沒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養舅姑有王成者聞袁氏有姿色挾勢欲娶之袁氏曰吾聞烈女不更二夫寧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縊死樹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賽兒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執士明隨至軍軍怒逐之李氏謂其女曰汝父既為軍所逐吾與汝必不得脫與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以軍所遺鐮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為之葬祭仍書其門曰王士明妻李氏貞節之門有司上其事為樹碑焉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綱妻也歸杜四載而夫亡矢志守節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喪忍死護柩為游軍所執迫脅之媛曰我若畏死豈留此耶任汝殺我以從姑于地下爾遂遇害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

赴水死

高麗氏宣慰副使孛羅帖木兒妻也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於兵謂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復事人乎乃積薪塞戶以火自焚而死

張訥妻劉氏藍田人訥爲監察御史早卒劉守志不二河東受兵劉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脫遂與二婦孫氏姚氏決死盡發鬻盡分給家人婦姑同縊焉有華氏者大同張思孝妻爲貆高兵所執以不受辱見殺其婦劉氏僵壓姑屍大罵不已兵併殺之後家人殮其屍婦姑之手猶相持不捨

觀音奴妻卜顏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閭之女大都被兵卜顏的斤謂其夫曰我乃國族且年少必不容於人豈惜一死以辱家國乎遂自縊而死時張棟妻王氏語家人曰吾爲狀元妻義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慟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劉氏順州人志道及劉氏之弟明理並登進士第劉氏避兵匿岩穴中軍至欲污之劉氏曰我第與夫皆進士也我豈受汝辱乎軍士以兵磨其體劉大罵不輟聲震怒乃鈎斷其舌含糊而死

宋謙妻趙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趙氏子婦溫氏高氏

孫婦高氏徐氏皆有姿色合謀曰兵且至矣我等豈可辱身以苟全哉趙即自經死諸婦四人諸孫男女六人衆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齊關妻劉氏河南人關應募爲千夫長戰死澤潞間劉氏貧無所依守志不奪有來強議婚者劉氏給曰吾三月三日有心願償畢當從汝所言是日徑往彰德天寧寺登浮圖絕頂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劉氏女遭世亂適湖南齊關爲妻今夫已死不敢失節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進士宋襲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從夫避于鐔子山夫婦爲軍所虜行至玉田縣有窺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顧謂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訖遂携一女投井死時年二十九

王履謙妻齊氏太原人治家嚴肅克守婦道至正十八年賊陷太原齊氏與二婦蕭氏呂氏及二女避難於趙莊石巖賊且至度不能免顧謂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號爲清白豈可虧節辱身以苟生哉長女曰吾夫已死今爲未亡人得死爲幸呂氏曰吾爲中書左丞之孫義不受辱齊氏大哭乃與二婦二女及二

孫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時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孫女也至正十九年時以叅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從之二十年賊兵寇太原城陷衆皆逃安氏與其妻李氏同赴井死事聞贈梁國夫人謚莊潔

徐猱頭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驅逐將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婦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詳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謂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婦汝儒家女又進士妻不可受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汪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氏誓不他適以其夫從兄之子元圭爲後元圭時始三歲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廬有子燕山燕山卒時妻李氏年二十四無子乃守志自誓父母欲奪而嫁之不聽燕山兄子惟德娶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節辛勤不墜家業故人賢汪氏之門而稱曰三節同郡歙縣吳子恭之妻蔣氏年二十八而夫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至正十

四年旌表門閭

傳卷第八十八

列傳卷第八十九

元史二百二

翰林學士史嘉知制誥兼修國史長樂瀟翰林待制舉真節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長禧等奉勅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繫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于漢魏唐宋而其效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維道家方士之流假禱祠之說乘時以起魯不及其什一焉宋舊史嘗志老釋厥有旨哉乃本其意作釋老傳

帝師八思巴者土番薩斯迦人族款氏也相傳自其祖朶栗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歲癸丑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爲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

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寢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寔爲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爲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更賜玉印十一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訃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

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以繪像十一頒各行省爲之塑像云亦憐真嗣爲帝師凡六歲至元十九年卒答兒麻八剌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攝思連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幹節兒嗣成宗特造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元貞元年又更賜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大德七年卒明年以輦真監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慶二年卒相兒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以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兒監藏嗣泰

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玉印降璽書諭天下其年卒天曆二年以輦真吃刺失思嗣八思巴時又有國師膽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秘得其法要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湫頃之竒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大悅至元末以不容於時相桑哥力請西歸既復召還謫之潮州時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竒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

元史列傳卷之九
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
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為成宗禱疾遄愈賜與甚
厚且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為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
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恠恐
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
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盃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
間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膽巴帝師其後又有必
蘭納識里者初名只刺瓦彌的理北庭感木魯國人
幼熟畏兀兒及西天書長能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
德六年奉旨從帝師授戒於廣寒殿代帝出家更賜

今名皇慶中命繙譯諸梵經典延祐間特賜銀印授
光祿大夫是時諸番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
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為表進者帝遣視
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
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
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
賚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無不服其博識而竟莫測
其何所從授或者以為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仍
賜三臺銀印兼領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餼俾得以養
母焉至治三年改賜金印特授沙律愛護持且命為

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又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
照弘辯三藏國師三年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等
謀爲不軌坐誅其所譯經漢字則有楞嚴經西天字
則有大乘莊嚴寶度經乾陀般若經大涅槃經稱讚
大乘功德經西番字則有不思議禪觀經通若干卷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
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
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乃立宣政院
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
揔其政於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
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於西土百年之間
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
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
帝師亦或專席於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
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其重之如此其未至
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
迎比至京師則敕大府假法駕半伏以爲前導詔省
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
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郎中專督迎接
及其卒而歸塋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饑大德九年

元史列傳卷八十九 三
專遣平章政事鉄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匹鈔三千定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瑣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王印章者前後相望為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燄熏灼延于四方為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加者世祖用為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

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且攘奪盜取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雜寶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定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蔽匿未露者不論也又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地捶扑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復有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兒八剌妃忽秃赤的斤

元史及傳卷八十九
六
爭道拉妃墮車歐之且有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歐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斫其舌時仁宗居東宮聞之亟奏寢其令恭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

臺憲得以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直鉅萬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曰鎮雷阿藍納四華言慶讚也有曰亦思滿藍華言藥師壇也有曰搠思串卜華言護城也有曰朶兒禪華言大施食也有曰朶兒只列朶四華言美妙金剛迴遮施食也有曰察兒哥朶四華言迴遮也有曰籠哥兒華言風輪也有曰喏朶四華言作施食也有曰出朶兒華言出水濟六道也有曰党刺朶四華言迴遮施食也有曰典朶

兒華言常川施食也有曰坐靜有曰魯朝華言獅子
吼道場也有曰黑牙蠻答哥華言黑獄帝主也有曰
搆思江朶兒麻華言護江神施食也有曰赤思古林
搆華言自受主戒也有曰鎮雷坐靜有曰吃刺察坐
靜華言祕密坐靜也有曰斟惹華言文殊菩薩也有
曰古林朶四華言至尊大黑神迴遮施食也有曰歇
白咱刺華言大喜樂也有曰必思禪華言無量壽也
有曰覩思哥兒華言白傘盖呪也有曰収札沙刺華
言五護陀羅尼經也有曰阿昔答撒答昔里華言八
十頌般若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大理天神呪也

有曰闊兒魯弗卜屯華言大輪金剛呪也有曰且八
迷屯華言無量壽經也有曰亦思羅八華言最勝王
經也有曰撒思納屯華言護神呪也有曰南占屯華
言懷相金剛也有曰卜魯八華言呪法也又有作擦
擦者以泥作小浮屠也又有作答兒剛者其作答兒
剛者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萬二十
萬以至三十萬又嘗造浮屠二百一十有六實以七
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延祐四年宣
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
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

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
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
餘僧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所
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不知幾倍又每歲必因
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
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迨其誅宣政院參議李良
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你
奸之徒寅緣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
而任其入可謂濫矣凡此皆有關乎一代之治體者
故今備著焉若夫天下寺院之領於內外宣政院曰
禪曰教曰律則固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
者亦或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登州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
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真學于寧海之崑
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
同師重陽王真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噐之金宋之季
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已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
兒劉仲祿持詔來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
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
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

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
爲地萬有餘里蓋蹠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
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
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
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虔機每言欲一天下者
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
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
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
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虔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
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
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曰天道
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
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
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
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
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
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
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

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
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鱉盡去也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
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
平等世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處機之
四傳有曰祈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
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脩身治世之要安童感
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為主及罷還第退
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
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
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
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
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
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真人世祖嘆異
者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
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代宗演當至元十三年世
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則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
及見語之曰昔歲己未朕次鄂渚嘗令王一清往訪
卿父卿父使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

言驗於今矣因命坐錫宴特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主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入覲世祖嘗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劔觀之語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劔印傳子若孫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嘆久之二十九年卒子與棣嗣爲三十七代襲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覲卒于京師元貞元年弟與材嗣爲三十八代襲掌道教時潮嚙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以震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者磔于水齋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見于上都幄殿

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領三山符錄武宗即位來覲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錫金印仁宗即位特賜寶冠組織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卒四年子嗣成嗣爲三十九代襲領江南道教主領三山符錄如故其徒張留孫者字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祠幄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

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
臣所佩法籙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
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
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即命留
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之上卿命尚方鑄
寶劔以賜建崇真宮于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
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
中尋復陞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
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尚方因論黃老治道貴清
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完澤爲相

命留孫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孫進曰同人柔得位而
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戾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
願陛下勿疑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爲得賢相大德中
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且追封其三
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陞大
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
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即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
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
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爲玄教大宗師印
以賜至治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天曆元年追贈

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嗣全節字成季饒州安仁人年十三學道于龍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師從留孫見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見賜古瑯玉螭螭環一勅每歲侍從行幸所司給廬帳車馬衣服廩餼著爲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之服三年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饒國公毋饒國太夫人名其所居之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元年留孫卒二年制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摠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

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全節嘗代祀嶽瀆遂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太守盧摯平易無爲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憶其人即日召拜集賢學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懷孟有狂士以危言訐翰林學士閻復者事叵測全節力爲言于李孟孟以聞仁宗意解復告老而去當時以爲朝廷得敬大臣體而不以口語傷賢者全節盖有力焉全節雅好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推轂善類唯恐不盡其力至於振窮周急又未嘗以恩怨異其心當時以爲頗有俠氣云全節卒年八十有二

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始自金季道士劉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節危行為要而不妄取於人不苟侈於己者也五傳而至酈希誠居燕城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玄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福統轄諸路真大道錫銅章二十年改賜銀印二又三傳而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教大宗師疑神冲妙玄應真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辛苦制行賢峻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往結茅居之虎皆避徙然

頗為人害志清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邑屋摧壓死者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為二無少損焉乃徧巡木石間聽呻吟聲救活者甚衆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人或不識其面貴人達官來見率告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屣杖屨求見不以為難時人高其風至畫為圖以相傳焉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蕭抱珪傳太一三元法籙之術因名其教曰太一四傳而至蕭輔道世祖在潛邸聞其名命史天澤召至和林賜對稱旨留居宮

邸以老請授弟子李居壽掌其教事至元十一年建
太一宮于兩京命居壽居之領祠事且禋祀六丁以
繼太保劉秉忠之術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
六年十月辛丑月直元辰勅居壽祠醮奏赤章于天
九五晝夜事畢居壽請問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參
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為言世祖喜曰行將
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啓後聞者蓋
居壽為之先也

傳卷第八十九

列傳卷第九十

元史二百三

翰學壽奏知制誥兼修國史臣宋濂翰待制承直郎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壽等奉
勅修

方技 工藝附

自昔帝王勃興雖星曆醫卜方術異能之士莫不過
絕於人類非後來所及蓋天運也元有中土鉅公異
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
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若道流釋子所挾多方事
適逢時既皆別為之傳其他以術數言事輒驗及以
醫著效被光寵者甚衆舊史多闕弗錄今取其事蹟

可見者爲方技篇而以工藝貴顯亦附見焉

田忠良字正卿其先平陽趙城人金亡徙中山忠良好學通儒家雜家言嘗識太保劉秉忠於微時秉忠薦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視其狀貌步趨顧謂侍臣曰是雖以陰陽家進必將爲國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謂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對曰雞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縈心汝試占之對曰以臣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遂遣左侍儀奉御也先乃送忠良司天臺給筆札令秉忠試星曆遁甲諸書秉忠奏曰所試皆通司天諸生鮮有及者詔官之司天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決柰何忠良對曰在酉年矣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奏請率十萬衆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獵于柳林御幄殿侍臣甚衆顧忠良曰今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環視左右目一人對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爲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鈔五百貫衣一襲七月十五日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對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八月帝出獵駐輦召忠良曰朕有所遺汝知何物還可復

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十月有旨問忠良南征將士能渡江否勞師費財朕甚憂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當奏捷矣十二年正月師取鄂州丞相伯顏遣使來獻宋寶有玉香爐輟以賜忠良及金織文十疋二月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賜銀五百兩衣材三十疋五月車駕清暑上都遣使來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衆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圍之三匝三日不

解忠良引衆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爲神白其事于帝賜黃金十兩八月以海都爲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祀神致禱雖黃金朕所不吝忠良對曰無事於神皇子未年當還後果然十四年八月車駕駐隆興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衛之士日食一瓜豈能充飢竊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入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憲宗

生河清朕生河又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對曰應在
皇太子宫矣帝語符寶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
徵也十八年特命爲太常丞少府爲諸王昌童建宅
於太廟南忠良徃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
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
廟前無馳道非禮也即勅中書闢道國制十月上吉
有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麩
爲犧牲後如何耶從之遷太常少卿二十年將征日
本國召忠良擇日出師忠良奏曰僻陋海隅何足勞
天戈不聽二十四年請建大社於朝右建郊壇於國
南俄兼引進使二十九年遷太常卿大德元年遷昭
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
阿忽台等持異謀將以皇后教祔成宗於廟忠良爭
曰嗣皇帝祔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
等怒曰制自天降耶汝不畏死敢沮大事忠良竟不
從旣而仁宗以太弟奉皇太后至自懷州潛與密謀
誅阿忽台等武宗即位進榮祿大夫大司徒賜銀印
仁宗即位又進光祿大夫領太常禮儀院事延祐四
年正月卒年七十五贈推忠守正佐運功臣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趙國公謚忠獻子天澤翰

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川郝溫兼善星曆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千劉敏行省于燕辟祥寘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德進爲人材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於星曆之學世祖命太保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曆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侵沴所言休咎輒應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

累遷秘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乃顏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尅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菰苽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

驟興物必踴貴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
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
於施行尋以病丐閑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
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行宮授資德大
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領太史院事
力辭不允以疾卒于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
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早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主大將客
參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筭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父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貨雄鄉里杲幼歲好醫藥
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
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
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蹇少所降
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謁也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病
爲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
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
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果杲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

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
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
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
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
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
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
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
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
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以苦陰
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

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
之治柰何杲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
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
彥之妻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杲
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
與腎合而為病邪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
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
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
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
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櫟年十五六病

傷寒目赤而頓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之已
煮藥而杲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杲切脉大駭曰幾殺
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
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
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
令持薤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
者爪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
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長針刺骹中深至骨
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此
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已裴擇之妻病寒熱月事不

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藥投之
杲曰不然夫病陰爲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而
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杲之設施
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於
世云

工藝

孫威渾源人幼沈鷲有巧思金貞祐間應募爲兵以
驍勇稱及雲中來附守帥表授義軍千戶從軍攻潞
州破鳳翔皆有功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
獻太祖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也可兀蘭佩以金

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從
攻邠乾突戰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
爲吾甲冑計乎因命諸將衣其甲者問曰汝等知所
愛重否諸將對皆失旨意太祖曰能捍蔽爾輩以與
我國家立功者非威之甲耶而爾輩言不及此何也
復以錦衣賜威每從戰伐恐民有橫被屠戮者輒以
蒐簡工匠爲言而全活之歲庚子卒年五十八至大
二年贈中奉大夫武備院使神川郡公謚忠惠子拱
爲監察御史後襲順天安平懷州河南等路甲匠都
總管巧思如其父嘗製甲二百八十襲以獻至元十

一年別製疊盾其製張則爲盾欵則合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賜以幣帛丞相伯顏南征以甲冑不足詔諸路集匠民分製拱董順天河間甲匠先期畢工且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十五年授保定路治中適歲饑議開倉賑民或曰宜請于朝拱白救荒事不可緩也若得請而後發粟以賑之則民餒死矣苟見罪吾自任之遂發粟四千五百石以賑饑民高陽土豪據沙河橋取行者錢人以爲病拱執而罪之二十二年除武備少卿遷大都路軍器人匠總管陞工部侍郎成宗即位與朝會供給賜銀

百兩織紋段五十匹帛二十五匹鈔萬貫元貞二年授大同路總管兼府尹大德五年遷兩浙都轉運使鹽課舊二十五萬引歲不能足拱至增五萬引遂爲定額九年改益都路總管兼府尹仍出內府弓矢寶刀賜之卒於官贈大司農神川郡公謚文莊

阿老瓦丁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發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徵砲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馬因應詔二人舉家馳驛至京師給以官舍首造大砲豎于五門前帝命試之各賜衣段十一年國兵渡江

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砲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
州靜江等郡悉賴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將軍管軍總
管十七年陞見賜鈔五千貫十八年命屯田於南京
二十二年樞密院奉旨改元帥府爲回回砲手軍匠
上萬戶府以阿老瓦丁爲副萬戶大德四年告老子
富謀只襲副萬戶皇慶元年卒子馬哈馬沙襲

亦思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砲至元八年
與阿老瓦丁至京師十年從國兵攻襄陽未下亦思
馬因相地勢置砲于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機發
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

懼以城降既而以功賜銀二百五十兩命爲回回砲
手總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襲職時國兵
渡江宋兵陳于南岸擁舟師迎戰布伯於北岸豎砲
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
珠虎符加鎮國上將軍回回砲手都元帥明年改軍
匠萬戶府萬戶遷刑部尚書以弟亦不刺金爲萬戶
佩元降虎符官廣威將軍布伯俄進通奉大夫浙東
道宣慰使賜鈔二萬五千貫俾養老馬子哈散廕授
昭信校尉高郵府同知致和元年八月樞密院檄亦
不刺金所部軍匠至京師賜鈔二千五百貫金綺四

元史列傳卷之六
二
端與馬哈馬沙造砲天曆二年以疾卒子亞古襲
阿尼哥尼波羅國人也其國人稱之曰八魯布幼敏
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暮年能曉其義同學有爲
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即能記長善
畫塑及鑄金爲像中統元年命帝師八合斯巴建黃
金塔于吐蕃尼波羅國選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
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請行衆以其幼難
之對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師一見竒之命監
其役明年塔成請歸帝師勉以入朝乃祝髮受具爲
弟子從帝師入見帝視之久問曰汝來大國得無懼

乎對曰聖人子育萬方子至父前何懼之有又問汝
來何爲對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載而成見
彼士兵難民不堪命願陛下安輯之不遠萬里爲生
靈而來耳又問汝何所能對曰臣以心爲師頗知畫
塑鑄金之藝帝命取明堂針灸銅像示之曰此安撫
王襍使宋時所進歲久闕壞無能修完之者汝能新
之乎對曰臣雖未嘗爲此請試之至元二年新像成
關鬲脈絡皆備金工歎其天巧莫不愧服凡兩京寺
觀之像多出其手爲七寶鑲鐵法輪車駕行幸用以
前導原廟列聖御容織錦爲之圖畫弗及也至元十

年始授人匠總管銀章虎符十五年有詔返初服授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將作院事寵遇賞賜無與爲比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涼國公上柱國謚敏慧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騰諸色人匠總管府達魯花赤有劉元者嘗從阿尼哥學西天梵相亦稱絕藝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始爲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非一至元中凡兩都名刹塑土範金搏換爲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稱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識者以爲造意得三聖人之微者由是兩賜宮女爲妻命以官長其屬行幸必從仁宗嘗勅元非有旨不許爲人造他神像後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爲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憂深思遠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爲相臣者遽走廟中爲之即日成士大夫觀者咸歎異焉其所爲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元官爲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卿以壽終搏換者漫帛上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

元史列傳卷第九十

三

元史列傳卷第九十



#9562
3030

